

第一章 上門求醫

正月尾巴，寒風颯颯，西邊的日頭眼瞅著撲了地，節慶裏熱鬧了整個月的臨平鎮終於捨得緩口氣，隨著夜色冷落下來。

將將快到西時，夜幕鋪天蓋地壓下來，蒲葦巷由東往西漸次掌了燈，除了間門隔戶嘎吱嘎吱的織機，再聞不得半點動靜。

襄桐頭頂著滿天寒星，獨自行在青石板巷道裏，終於趕在西時前站定身。

落腳處，正是蒲葦巷靠西山頭的那戶。

隔著門板，不待叫門，就聽見裏頭一聲高一聲低的喝罵，在萬籟俱寂中尤顯得響亮。

左鄰右舍平日裏見慣了這家的作風，倒是沒人冒寒出來瞧熱鬧。

襄桐緊了緊身上夾襖，在榆木門板上叩了三響，裏面這才沒了響動。

來開門的是個穿靛青棉袍的姑娘，十六七的年紀，眉目清秀，眼下正紅著眼停在門內，聲音裏分明帶了委屈，「桐丫頭，妳可算回來了。早起出門時不是說好了只去半日，怎地這麼晚才回家？害我又被我娘數落。」

襄桐是梁家買來的奴婢，而說話的正是這家的女兒梁芸，因她晚間煮飯糊了鍋，被她娘梁柳氏狠斥了幾句，這會兒難免抱怨。

「小姐勿惱，都是我的不是，這半日累了妳了。」襄桐一邊進門栓好門栓，一邊又解釋，「臨出門時恰趕上我族姊歸寧，一年多沒見多聊了幾句，這才耽擱了，夫人她沒有作難吧？」

梁芸扁扁嘴，小聲囑咐，「我娘她還在氣頭上，待會兒妳進屋回話小心些。」

梁芸雖是主人，但梁柳氏還有個心肝肉一般寶貝的兒子，對她這個頭生閨女也就勉強只比下人強些，梁芸偶爾被梁柳氏呵斥，多半還是襄桐替她解圍，時日久了，倒讓梁芸生出些「同病相憐」的情分來。

襄桐在梁家討生活三年多，對梁柳氏的為人再清楚不過，所謂懲治至多罰些月錢，再不濟，挨上幾下子，死不了人。

「我省得的，妳放心，我不會有事的。」

梁芸瞧她不在意，又勸了兩句，「我方才煮飯糊了鍋底，娘嫌我浪費了米糧，這事定要算到妳頭上……」

襄桐看了看梁芸通紅的眼，心裏感激，「妳這是又替我講情了吧？下次萬萬順著夫人說話，別夾在中間兩頭難，且跟著我吃掛落……左右我是個皮厚肉糙的。」說著又把從家中帶回來的凍秋梨強塞給梁芸。

兩人這一消磨就耽誤了些功夫，南邊主屋裏候著的正主梁柳氏終於等得不耐煩，提了個家什親自到院裏來捉人。

「好妳個臊臉皮的，老娘好吃好喝養著妳，又給妳銀錢幫襯家裏人，妳不思量著填還，如今反倒敢拿起喬來了？從大早起出門，天黑才歸，五六個時辰在外頭廝混作耍，倒讓做主子的替妳燒火籠炊，妳好大的體面。」她一邊罵，一邊抄起手裏柳藤編的雞毛撻子就往襄桐的胳膊上招呼，「今天要是不讓妳吃點苦頭，妳還真當自己是天官府裏嬌養的姑娘呢。」

梁芸眼看襄桐挨打，心裏著急卻不敢上前，生怕她娘一怒之下打得更凶。她靈機一動，轉身往東屋去搬救兵。

襄桐這個時候自不會頂撞，其實隔著棉夾襖並沒有多疼，她又側了身把大半個後背留給梁柳氏，那處的棉花絮得密實，也更頂挨。

梁柳氏養尊處優近十年，這會兒不歇氣連打帶罵揮了十幾下，不見襄桐如何，她自己先累得吁吁喘，只能罷了手。

她心下恨恨，卻也不能往死裏打。

滿院子的粗重活計就指著這一個出力，真打壞了哪個來替？何況這丫頭當初簽的是活契，她父母雖都不在了，卻還有個大伯，真打死了、打殘了也不好收場。

襄桐見梁柳氏住了手，臉上沒有絲毫怨憤，「夫人先勿惱，這般晚歸原是我的不是，反帶累了您和小姐跟著操勞。好在我多盤桓這半日也不算空耗，竟得來個好消息。」

梁柳氏本來把擲子都重新攥起來了，聞言眯著眼問：「什麼消息？」末了覺得有可能是襄桐的緩兵之計，又沉下臉威脅，「妳老老實實答話，別耍花招，小心妳的皮肉。」

襄桐見慣了她色厲內荏的樣子，對付起來有些章法，「外頭天寒，我先扶夫人進屋去說。」

梁柳氏出來得急，身上也沒披件斗篷，在外頭立久了果然覺得寒氣逼人，遂如了襄桐的願。

她倒要看看這死丫頭有什麼話說。

梁柳氏自守寡後歷來儉省，主屋裏也不掌燈，烏漆抹黑的也省得看她橫眉立目。

「有什麼屁，還不快放。」

襄桐不在意她言辭粗鄙，語氣越發和緩，「我今日歸家時碰見我族姊歸寧了。」

「是妳大伯家的大姐兒？我記得她嫁的是城裏鄭家米鋪的一個夥計？」梁柳氏不是十分確定。

「正是呢，夫人好記性。」襄桐讚了一句又繼續道：「聽我族姊說，就在幾日前，鄭家米鋪隔壁新開了一家醫館，叫做芝齡堂，坐堂郎中是位年逾花甲的老神仙，說是打汴京退下來的御醫，如今歸來造福鄉里呢。」

梁柳氏前兩年喪夫，唯一的兒子梁茂也在一場大病之後燒聾了耳朵，如今只能勉強聽點聲，近來更是連話都說得囫圇起來。

梁柳氏將十里八村的郎中遊醫尋了個遍，始終無果，她本已經不抱希望，此番襄桐帶來的喜訊，她將信將疑，又忍不住期望是真的。

「妳接著說。」梁柳氏假作鎮定，身子卻不自覺往前探去。

「這位郎中姓顧，懸壺濟世幾十載，除了尋常病症，聽說於五感之疾最是專精，據傳當初在汴京，當朝太傅石相公嫡孫的失聰之症便是他醫好的，前後所耗光景不過十數日……」

梁柳氏不待話落地，激動地從凳子上一蹦老高，也不顧自矜身分，一把抓住襄桐的手臂，「妳說的可當真？」

「我族姊確實是這麼說的，且這事在杭州城裏已然傳開了。夫人，那顧郎中既做得御醫，定是有真本事的，咱們不若儘早帶著少爺登門求醫，若遲了，恐被哪個大戶人家先截了他做家醫去。」

「是，妳說的很是，過兩日，不，明日咱們就進城。」

襄桐見事情議定，也掛上笑容，「那我去知會小姐和少爺一聲，明日要出門，可得趕早。」

「娘，咱們明兒個要去哪兒？」適逢梁芸帶著梁茂進門，只聽了個話尾巴。

「去杭州芝齡堂，找顧神醫給咱們茂哥兒醫耳疾。」梁柳氏前一刻還在兀自歡喜，後一刻便感覺哪裏不對，瞪了眼質問，「妳帶茂哥兒過來做什麼？」

梁芸本來是帶人來解圍的，這會兒見襄桐好端端的和她娘說話，吞吞吐吐不知所措，「我、我……」

襄桐趕忙岔開話題，「夫人，我族姊說顧郎中這些天開門義診，診金分文不取，藥資也有酌減，但每日只看十例，咱們最好寅時前就出門，不然怕是被旁人占了先。」

梁柳氏瞪了低頭裝鴛鴦的親闺女一眼，又看了看茫然不知所措的乖兒子，想著眼下茂哥兒醫病的事頂頂要緊，至於那個慣會拉攏人的臭丫頭，回頭再收拾不遲。

「行了，別杵在這兒了，都給我回屋去。」說完她又特特交代一句，「桐丫頭，妳明天須得早起準備乾糧，讓芸姐兒給妳搭手，今晚就宿西屋去吧。」

西屋沒有鄰居遮擋，比東屋要冷上不少，不過比起襄桐先頭住的土坯雜間，已經是上房。

梁柳氏去年是讓襄桐和梁芸同住西屋的，但這個冬天，她以梁茂夜裏咳嗽需人照顧為由，命襄桐徹夜住在梁茂的腳踏上，一晃已經三個多月。

梁芸心思單純，信以為真，她心疼襄桐也擔心弟弟，還曾主動提過和襄桐輪流給梁茂守夜。

梁柳氏自是毫不猶豫拒了，還暗罵梁芸吃裏扒外沒眼色。

襄桐心裏跟明鏡一樣，只是礙於面皮沒說破。

梁柳氏經歷過多次求醫無果，覺得梁茂失聰難癒，擔心他將來不好說親，想趁著兩人少不經事，拴了襄桐給梁茂做個便宜娘子。

到時候哪怕十年身契到期，兩人有了實情也拆解不開，若有了一兒半女，更連彩定擺酒都省了，大可糊裏糊塗含混過去。

梁柳氏如意算盤打得響，萬幸梁茂還小，今年不過十二，比襄桐還小三歲。沒開竅的小童只把襄桐當姊姊，襄桐待他也如弟弟，只是難免有些後悔當初選了這家應工。

襄桐當初棄了兩處官戶人家，反倒自賣到梁家為僕，圖的就是梁家人口簡單，無什麼根基，往後不用擔心折在深宅大院給人搓磨逼迫，連每個月六十文的月錢都忍下了。

梁柳氏如今這般做派，襄桐十分不齒，只是她也知道，若梁家無賴用起強來，她壞了名聲，說不定還會淪為妾室之流，想想只能暗中使力。

果然，方才聽見梁茂的耳疾有救了，梁柳氏就迫不及待把他們隔開，是打著主意等梁茂痊癒後能另尋高枝，再瞧不上一個雙親俱亡的下僕。

於此事上，襄桐將梁柳氏的心思摸得分毫不差，也就越發齒冷。

為了省油，西屋同樣沒掌燈，襄桐洗漱乾淨摸到內室床沿，先輕喚了聲，「小姐。」梁芸「嗯」了一聲，順勢往床裏挪了挪。

襄桐見她沒有談興，還當她困了，自顧自鋪了床，又褪了外襖躺進去。

將要入睡，梁芸卻突地開口，「桐丫頭，妳說茂哥兒的耳疾，真的還有救嗎？」此前梁柳氏尋過的郎中沒有一百也有八十，診金似堆山填海地白扔出去，眼見梁家多年積蓄的家底要被掏空，梁芸很難不疑。

「總要看過才知道，我覺得這位顧郎中應該不是浪得虛名，就衝他敢開館義診，且這些天沒被人砸了招牌，就可窺得一二……」襄桐語氣淡淡，卻有種安撫人心的篤定。

梁芸又「嗯」一聲，隔了半晌歎了口氣，「再有四個多月，我就出孝了。」

梁芸十六，出了孝就該議親了，襄桐明白她的憂心。

「妳放心，若少爺的病真大好了，夫人定要讓他繼續苦讀的，少爺聰慧，高中是早晚的事。」

梁芸沒領會襄桐的意思，「嗯？」

「官老爺的家姊，哪裏會被屈就？」

梁芸眼睛亮了起來，是了，要是茂哥兒想在仕途上走得長遠，名聲頂頂要緊，梁柳氏為了兒子也不會貪圖財帛賣女為娼。

襄桐也在心裏祈願，若梁茂好了，梁柳氏也不會再打她的主意。

次日早起，梁家人披星戴月出門，搭上了一輛往杭州府販菜的驢車，車把式要了八文錢做路資，天不亮就到了杭州城北的艮山門。

梁家先時也曾在這繁華富庶之地過活幾年，當初賃的小院離著鄭家米鋪所在的石板巷只隔了條街。

候了一會兒，城門大開，梁柳氏仗著地頭熟悉，帶著幾個小的直奔石板巷。

天剛亮，霧氣裏夾道而建的民居和鋪戶鱗次櫛比，依稀可辨，早市上的朝食冒著騰騰熱氣，老遠就飄著香，引人垂涎。

只是眼下，梁家人沒有半點逛街的心思。

等一行人來到了地方，梁柳氏一側頭果見鄭家米鋪隔壁是家叫做芝齡堂的門面，匾額櫟木下掛著的清漆藥葫蘆昭示著這是家醫館無疑。

此時鄭家米鋪和芝齡堂俱都上著門板，米鋪門前空空蕩蕩門可羅雀，可芝齡堂門口已經排了好長的隊，甚至還有席地而坐自煮了湯鍋的，也不知候了多久。

「怎麼那麼多人？」梁柳氏大致數過去，前頭少說已有十七八人之多，想到義診的十例之限，她臉色瞬間難看起來，兼又難免觸景生情。

若是梁宏那死鬼還在，一家子仍住在臨安城中，只需遣了下人來候著，何須起早

喝風，心中更加忿然。

襄桐趕在梁柳氏遷怒前先開了口，「夫人勿惱，我去前頭問問，或有陪診的人夾雜在裏頭也說不定。」

梁柳氏這才稍微展顏，「去吧，順道再問問那位顧神醫幾時開診。這鬼天氣，沒病也凍出三分。」抱怨完替懷裏摟著的梁茂攏了攏衣襟，換了副慈愛臉孔，「待會兒娘帶你尋個腳店喝熱湯去，可別凍壞了我兒。」

梁芸眼巴巴看她娘疼愛弟弟，只能搓搓手順勢拉高衣領，再看向鑽進人群中的襄桐，覺得自己好歹有家有娘，不用被人呼來喝去，稍稍好受。

襄桐很快返回，「顧神醫每日辰時三刻初診，一般截至午時即休，午後多是複診。而咱們前頭總共排了十三家人，除去其中兩個專來取藥的，咱們實則排在第十二位……」

果然沒進前十，梁柳氏卻不死心，「顧神醫不是每日只看十人嗎？為什麼那第十一的還排著不走？」

「因昨日顧神醫問診順利，額外多看了兩人，所以有人存了僥倖等著……」

梁柳氏權衡了片刻，很容易就有了決斷，「桐丫頭，妳在這裏守著，我帶茂哥兒他們往東尋個遮風的地方，待會兒開診再回來。」

襄桐是僕，沒有立場叫苦，順應梁柳氏的意思排在了隊尾。

隨後又有新的病患來，聽說排到了十名開外也沒走，同樣準備碰碰運氣。

辰時三刻，芝齡堂準時開了門。

顧郎中一派仙風道骨，穩坐在自家醫堂案桌後，他雖年近古稀，頭髮花白，精神卻矍鑠似壯年，腰間一個不大的油皮葫蘆尤其惹眼。

另有個十一二歲的伶俐小童侍奉在側，眼下正按了次序給排隊的諸人發木牌。

而那木牌自是沒有襄桐的分。

頭一個進屋問診的是對母子，似乎是看小兒發熱夜咳的，算是尋常病症。

望聞問切一個過場走完，顧郎中果然很快落筆開了方。

藥僮此時已經抽空接待獨自來取藥的兩人，按藥方從半壁藥匣裏配藥稱量打包，手腳利索得很，末了用指臺布把藥末劃拉進腳邊簸箕，讓諸人放心殘藥不會混回藥匣去以次充好。

再看那婦人接了藥，留下四十幾錢在櫃上，又細細問了煎食的方法，這才千恩萬謝的離開。

算算時辰，頭一號母子從進門到離去，前後大約一刻鐘光景，若都按這個速度，午時前應是都能診完，運氣好的話說不定不用明日再來。

襄桐呵了呵氣，又跺跺腳，一抬頭恰好瞧見她姊夫李炳從隔壁鄭家米鋪出來。

李炳倒是沒驚訝會在這遇上襄桐，梁家四處求醫的事，他沒少聽他娘子念叨。

「姨妹來了？」打完招呼又皺眉，「天氣這麼冷，他們就留妳一個在這兒受凍？」終歸是親戚，裏外分得清楚，梁家有個刻薄主母的事在樊家從來不是祕密，李炳心裏存了同情，也有內疚。

這丫頭當初賣身到梁家前，樊家人曾上門借過錢，李炳當時手頭緊拿不出，所以每次見面總覺得是自己當初沒接濟岳家間接害了襄桐。

襄桐吸吸鼻子，「是有點冷呢，正想向姊夫討杯熱湯。」

「好，妳等著。」

李炳最終拎了一銅壺熱水並幾只瓷碗出來，讓前後排著的人也跟著沾了光。

水還沒涼透，巷子口卻突地來了一行人，由遠及近踉踉蹌蹌奔來，邊走還邊叫嚷，

「顧神醫何在？救命啊！」

七八個壯漢抬著個渾身是血的年輕人奔向芝齡堂。

原本堵在門口排隊的眾人幾乎是不經思考就齊刷刷讓出了一條道，等反應過來這是被人明目張膽地插了隊，均一臉不快，卻又實在提不起脾氣阻攔。

那後生傷得太重，須得急救保命。

他大腿上破開的棉褲內有道近五寸長的外翻傷口，肚腹處還插著一把匕首。

匕首有多長暫時看不出，但此刻仍深深且牢固地嵌在身體裏，而他棉衣上的血跡已經凍成了冰粒，糊了大半夜襟，讓人看不分明他身上是不是還有旁的傷在。

總之，按著經驗，這樣的傷者極有可能躺著進去也躺著出來。

「顧神醫，顧神醫，求您破例給沈家二郎先看看吧，他被雙駝嶺的悍匪捅了三刀，流了不知多少血，遲了恐怕就來不及了。」領頭的中年漢子滿頭汗濕，恨不得跪下給顧郎中磕頭。

顧郎中雖不至於被這樣兵荒馬亂的景象鎮住，但見來者如此慘烈也是嚇了一跳。畢竟青天白日，杭州城內又一片太平繁盛，就是市井內鬥毆滋事的都少，更別說有動刀兵傷人的。

顧郎中當機立斷從條案後繞出來，一邊吩咐藥僮「速去燒滾水，多備紗布來」，一邊伸手翻看昏迷著的沈二郎眼皮，隨後迅速從腰間葫蘆裏倒出兩粒黑色的救急丸藥，掰開他緊閉的牙關，硬生生把藥塞了進去。

人不清醒的時候，顯然無法順利嚥下。

「拿水來！」

也不知顧郎中這一聲是朝著身後哪個招呼，反正藥僮被支使到後院燒水備紗布，屋裏只餘下幾個送病人前來的壯漢和被晾在一旁求診的人。

襄桐本是在門口隨眾人一同觀望著，聽到顧郎中叫水，而屋裏人似沒頭蒼蠅般愣著或亂著，她顧不得許多，拎著半銅壺的溫水跨過門檻，倒了半碗水遞了過去。

「水來了。」

顧郎中聞聲轉身接了水，費了好大力氣把藥徹底送服進去，擦了把汗又道：「把人抬進內室醫榻放平，再把他身上衣物除了，切記別碰到傷口，等我取了藥來。」隨即他到半牆藥匣子跟前翻找起來，而那一行人抬著沈二郎魚貫往後面內堂去了。

門口還在排著的眾人面面相覷，以沈二郎的情形，顧神醫今日中午怕是騰不開手再替旁人診病了吧？

原本排至十名開外的人隨即搖搖頭，自認倒楣先離去了。

而排在十名之內的還報著一線希望，均湊到門口伸長了脖子等著，期間難免議論紛紛。

畢竟這樣的大事不常有，甚至已經有人開始小聲八卦起雙駝嶺的匪患是何等危險的存在，而沈二郎又是為什麼遭了如此厄運。

襄桐沒有急著退出堂屋，只暫避到外堂屏風處，她想著，若能給顧郎中幫上些許小忙，說不準下午能得他破例給梁茂義診。

這想法確實不算托大，襄桐的大伯樊大吉在八里鋪最大的藥行做工三十載，這些年時常在家整理藥材，襄桐少時耳濡目染，雖不能完全掌握熟識藥理，但辨別起來不成問題。

顧郎中到內堂後，過了一炷香的功夫，門裏突地傳來一陣歇斯底里的慘叫，之後是顧郎中大喊，「刀取出來了，你們快按住他的手腳，別鬆勁！」

又過了片刻，有個人高馬大的黑臉大漢從裏面出來，一邊朝藥櫃行去，一邊念念有辭，「人參、三七、蒲黃……人參、三七、蒲黃……」重複了幾遍，終於哭喪了臉，「老子不識字啊，這怎麼找？」

襄桐在那壯漢身後咳了一聲，「請問是顧神醫讓你取了人參、三七和蒲黃三味藥進去嗎？」

那漢子乍被問話，下意識地答了「是」，回頭見是個俏生生沒梳髻的小丫頭，有些不好意思起來，自行認定襄桐也不識字，「我還是去尋藥僮來吧。」

襄桐也沒攔著那人，只在他走後按藥匣的標記找藥，把三味藥各取了口服或外敷兩劑的量分別包好往內室去。

進了屋她也不敢亂瞧，但餘光還是瞥見沈二郎仰面平躺在醫榻上，光了半身，腰際處還蓋著個絨毯，似睡著了一樣。

「顧神醫，藥取來了。」襄桐目不斜視把藥遞上前去。

顧郎中這會兒已經穩住了沈二郎的心脈，正在小心翼翼用藥草包住他肚腹處縫合的傷口，見進來送藥的不是方才的黑臉漢子，而是換成了個女娃，難免奇怪。

不過他想起方才遞水的也是她，還當襄桐是和傷者同來的夥伴，於是也沒多問，只順手接過藥材，先取了一片人參出來放在沈二郎嘴裏含著吊命，又把三七和蒲黃倒進手旁研鉢裏搗碎。

「傷者血暫時止住了，但接下來還需要靜心休養，眼下不好挪動，人就先留在我這裏安置一兩日，你們留一個在屋裏隨我照顧，旁人都回去等著吧。」

領頭的漢子聞言似有些不放心，看著昏迷不醒面無血色的沈二郎，小心問道：「顧神醫，我這兄弟是不是已經沒有大礙了？他什麼時候可以醒過來？方才他失手殺了兩個盜匪，恐還要向衙門報案釐清……」

顧郎中立時黑了臉，「你們真當我是神仙轉世呢？他傷得這般重，進城路上又耽擱了許久，現在還能喘氣就已經是他攀了大造化。莫說讓他去衙門過堂，就是想下地都得要一個月後，那還得看他這十來日能不能順利闖過鬼門關，老天爺開不開眼。」

那漢子立刻被訓斥得沒了脾氣，趕緊揖禮告罪，「您老切勿動怒，是我急糊塗了，

我這就帶人出去。」隨後又吩咐一個面相略年輕的少年，「二牛，你留下照顧沈家兄弟，我去衙門一趟，再派人去霍山村給沈大娘送個信。」

臨去前，那漢子又從腰間摸個三兩的銀錠出來，「顧神醫，這些些微診金和藥資，若是不夠，我晚些回來再添補，萬萬請您保住我兄弟的命……」

顧郎中不想聽他聒噪，擺擺手不再理人，等人都退出去才斥上一句，「留個沒弱冠的小子當武院、擋刀子，這不是成心讓他斷送嗎？這會兒倒充起好人來了。」被留下的胡二牛聽見自己親大哥胡大牛被罵，不甘地辯道：「家兄嫌他小，原本是不肯收的，只是見沈二郎為了供他家大哥赴考，求了又求告了又告萬般誠心，這才心軟破了例，連工錢都提前墊上支了去，您可別冤枉了好人。」

顧郎中回身瞪眼準備嗆回去，卻看方才遞水送藥的襄桐還在，腹誹說不是說了只留一個人嗎？

因看胡二牛不爽，便直接攆他，「你去灶下燒水，把我的童兒換進來。」

襄桐知道顧郎中多半是誤會了什麼，有些無措，剛想出言解釋，就見他隨即起身。

「止血生肌的藥粉快不夠用了，我須得趕緊配些出來。妳在這先守著，若人醒了就餵他喝些水，若是傷口裂了就大聲喚我。」

襄桐不得不把想說的話嚥了下去，「是，我記下了，您自忙去，這裏有我。」

第二章 鬧了烏龍

時下男女大防不嚴，田間光著身子務農的男丁也不是沒瞧過，但襄桐頭一遭和個陌生少年共處一室，任她平時性子淡定，此刻也難免有些不自在，只慶幸那人此刻是昏著的。

藥僮很快端了熱水進屋，倒沒見著先頭的黑臉漢子跟著，一問是隨著旁人去官府了。

他見襄桐獨自在屋中守著沈二郎，認出她是先頭在外面排隊求醫的，雖然奇怪她為什麼能登堂入室，但也沒有多問，只麻利從銅盆裏擰了兩條熱巾子出來，又把其中一條順手遞給襄桐。

「妳來擦上頭，我來擦腿，只管除血汗，千萬小心別碰了我師傅縫好的傷口。」免費的勞力不使白不使，他邊說邊順手掀了覆在沈二郎身上的絨毯。

襄桐方才見人裸了半身已面皮發緊，遑論給人擦身，張口就要拒了，可藥僮出手太快，她都來不及反應，就見赤條條的男體橫陳在眼前，頓時覺得轟的一聲似被天雷劈中了一般。

她面皮再厚也不能繼續待下去，轉身就往屋外走。

藥僮摸摸鼻子，他也沒想到沈二郎被剝得如此乾淨，連個遮羞布都沒留……

他已經意識到不妥，有些訕訕，就沒再喊襄桐回來搭手，專心給沈二郎擦洗起來。又過了片刻，藥僮從屋裏出來，見襄桐還在門口，先開口說了句，「對不住。」襄桐臉上僵硬著說了句「無礙」，又打聽起今日顧神醫的安排。

「師傅說沈二郎今日最是凶險，實在分不開神再義診，已經將今日求醫的人都打發回去，挪至明日後日晌午過後再診了。」

襄桐出來就發現人群散了，確定所想哦了一聲，心下有些失望，也不好再提破例

求醫的話頭，只藉著堂屋避風等梁家人來尋。

藥僮卻得寸進尺，「我得去後院再換盆水，還要取紗布，妳進去替我再守一會兒吧。」

襄桐想避嫌，又不想得罪藥僮，折中應他，「我替你換水去吧。」

「那可不成，妳又不知道紗布怎麼煮，消毒不乾淨，穢物會讓傷口化膿，那可就害了人命。」他似知道襄桐在顧慮什麼，又小聲補上一句，「我都給他蓋嚴實了，妳進屋只管看著別讓他翻到地上就成。」

襄桐還是不願意。

那藥僮負氣小聲嘟囔，「看都看過了，這會兒害臊有什麼用，回頭我就和沈二郎說，他被妳看光了，讓他娶妳做娘子。」

襄桐咬牙切齒，「你敢！」

雖然不會被這種威脅震懾住，但她最終還是答應暫替他照看昏睡中的沈二郎。

她方才沒防備，在屋裏瞧了不該瞧的，才一時失了分寸。現在細想，躺著那人已然一腳踩在鬼門關裏，她和個瀕死的傷患計較什麼？又顧慮些什麼？

她的身契簽了十年，在此期間婚嫁的事要聽憑主家梁柳氏首肯，說不定一拖就拖到她二十幾歲期滿才能成親，擱在正常男方家斷不會接受，因此也不必擔憂沈二郎醒來以後糾纏不清。

所以再次進屋，襄桐已經可以十分從容。

藥僮也沒有繼續促狹捉弄，達到目的，果然端了一盆暗紅汗水往後院去了。

襄桐心下不再混亂，倒提起興致仔細打量起躺著的沈二郎。

眼前的人身形高大，體魄魁偉，平躺著幾乎占了大半個醫榻。他露在絨毯外頭的軀幹滿是精壯緊實的肌肉，一看就是經年習武或賣力氣討生活的人，只是他稜角分明的精緻五官搭在一處顯得有些稚嫩，推算起來不過十六七的年紀，而他麥色粗糙肌理還有些淺淺的舊傷痕。

這樣一個不及弱冠的少年，竟然能讓兩個悍匪斃命，說起來也算英雄出少年了，不過要是尋常人家聽了這般事蹟，恐怕只有畏懼他的。

這年頭別說殺人，就是殺豬宰羊的屠戶都令人發怵。

沈庭就是在這時突然睜開了眼。

他生就了一雙好眸子，黑漆漆、亮晶晶，像是幽深的古井沁透人心。

四目相對後，襄桐眼皮突地一跳，方才仗著人昏睡才肆無忌憚，現在有種被人抓了現形的難堪，她手上一抖，巾子落在榻上，卻還勉力撐場面，「你醒了。」

沈庭在城外經歷了一場生死，方才拔刀時又疼暈過去，這會兒整個人還處在渾渾噩噩中，也無氣力計較為什麼和個陌生小丫頭獨處一室，只憑本能微張了乾澀嘴唇，嘶啞央求她，「水……」

襄桐記得顧郎中說過要給他餵水的事，趕緊倒了半碗溫水端到他跟前，不敢隨意挪動他，又怕直接往下灌他會噎到，為難下只得取來分藥的瓷勺，一口一口地舀了水餵給他，卻發現躺著的傢伙竟慢慢漲紅了臉，原來他終於發現自己被人脫了個精光，只餘條毯子遮身。

襄桐這回倒似沒瞧見一樣，也不戳破，只憑著無比耐心，總算在他灼熱的鼻息下送服下去大半碗溫水。

她想問問他有沒有什麼不適，要不要喊顧郎中來瞧，他卻似力竭，一歪頭又闔上眼，臉上依舊潮紅不退。

襄桐探了探他的鼻息，喘得微弱卻綿長，想來是又暈了過去。

也好，倒省些口舌和尷尬。

藥僮很快取了紗布回屋，襄桐知道他勢必要給沈二郎包紮，自覺功成身退，直接去了外間避嫌，恰趕上顧郎中製好了止血藥回來。

「沈二郎如何了，醒來沒有？」

襄桐如實相告，「方才醒來了一遭，我給他餵了半碗水，現下人又昏睡過去，看臉色，不知是不是發了熱症，還請您仔細瞧瞧。」

她方才怕把人再弄醒，沒敢上手試溫，只根據常理推測。

顧郎中嗯了一聲表示知道了，跨步繼續往屋裏去，走到一半又回頭問她，「妳怎麼不在裏面看著些？」語氣裏稍稍帶出些責備。

襄桐趁著顧郎中詢問趕忙澄清，「我原本是今早隨主家來向您求醫的，方才見屋裏忙亂才自作主張遞水送藥給您，實在是事急從權，請您別見怪。現下有您的藥僮在裏屋照看著，我繼續留下不大適宜，畢竟我和裏面的小哥素不相識……」

顧郎中雖是個醫癡，但這會兒也明白了，敢情這丫頭和裏面躺著的沈二郎沒有半點關係，而他居然自以為是地把人家丫頭留下伺候個陌生男子，關鍵是沈二郎還被脫了個乾乾淨淨！

孤男寡女同處一室，雖然其中一方只剩下喘氣的力氣，但往嚴重了說，這也是逾矩的。

當然，這是按汴京府朱門大戶人家的規矩來論。

「呃……」顧郎中懵了一下，一時找不到合適措辭，實在拉不下老臉認錯，也怕對方不自在，只得支吾一句，「姑娘高義，老朽代沈二郎謝過了。」說著就要作揖，權當抵上方才的失禮。

襄桐不敢受他的禮，趕緊避開身岔開話題，「不敢當您的謝，只是不知您明日頭午的義診是否照舊？我家小主人失聰許久，今日從城外慕名而來，卻恰逢沈家小哥的事，您看？」

顧郎中開了次烏龍，本來負疚，見襄桐心有所求，反而踏實了些，「既如此，待我給沈二郎再診治診治，若他無大礙，今日午後老朽就替妳那小主人扶脈吧。」

襄桐本來是抱著試試看的心態提及一嘴，沒想到顧郎中一口應下，她欣喜之情溢於言表，「您真是妙手仁心，菩薩轉世，我這就去尋我主家人去。」

梁柳氏眼下正坐在一個賣熱飲的腳店裏，說是店，只三面起了棚，一面做空，棚內擺了七八張粗舊方桌並長凳。

今日天寒，來此間避風的人不少，梁柳氏對面坐了個身穿長褂、手持籤筒的暮年

相士。

相士是個瞎子，他的卦幡上龍飛鳳舞繡了「鑒三命」的字眼，正擺在梁芸、梁茂面前的方桌上。

籤筒被搖了三搖，終於掉出了一支紅頭木籤。

梁柳氏隱約見那籤頭印著個「中吉」，還不待細看，那瞎子就用手摩挲起上頭的紋理刻痕，片刻後悠悠開了口。

「這位夫人方才說，問的是令郎身體康泰？」

梁柳氏先是忙不迭的點頭，反應過來對面的人看不見，趕緊回答，「正是，問我兒求醫的結果，不知這籤何解？」

今日沒能排進芝齡堂義診的前十列，梁柳氏心焦得很，恰趕上與個相士併桌，病急亂投醫，盼著找些慰藉，很怕他說出什麼不好的來。

「這一籤名為吉，實藏凶，是個禍福相倚的意頭。」

梁柳氏不解，「此話怎講？」

瞎子撚了撚花白鬚鬚，啞巴下嘴，「若從這卦相看，令郎的病很快就可痊癒，生機嘛，就在這杭州城中，且應在今日。」

梁柳氏眉心一挑，心說這不正應了今日上門求診的事？定是那顧神醫能醫好茂哥兒的耳疾。

她趕緊向西合十雙手，「阿彌陀佛，蒼天有眼，我兒有救了……」

「不過，我方才講明了，這吉中也帶著煞。」

梁柳氏聽到他話風一轉，心也提溜起來，「老神仙直說無妨，縱是花耗些黃白之物，您也要想法子幫我兒破上一破。」

瞎子擺擺手，「妳勿以為我是為了誑騙妳的錢財才如是說的，實則，這煞氣我無法破解。」

梁柳氏聽了更急了，「老神仙，您快些說個明白吧，可急煞我了。」

「令郎今年應是本命之年吧，所謂流年不利便如是。」他說著用手掐算了一番，又問：「先頭尊宅中有處牆梁是不是塌了？」

梁柳氏仔細回想了一番，不太確定地答道：「主屋都好好的，唯有放雜物的那間入冬時被風掀了頂棚，還不曾修補……」

「那屋裏可還住著人？」

「屋破前住了我家裏的奴婢，現下人已挪去了旁的屋裏。」她在外沒好意思說裏桐住梁茂的腳踏。

那瞎子點點頭，「這就是了，那奴婢替令郎擋了一災呢。」

梁柳氏錯愕非常，這是說裏桐是茂哥兒的福星嗎？難不成往後還真要兒子配了她才得安生？頓覺惶惑。

幸而瞎子又轉了話鋒，「只是這煞氣被那奴婢擋了一回，下一次就不管用嘍，且早晚要反噬回去。」

「老神仙教我。」

「別急，這也不是什麼難事，歸根結底避著些就是了，平日裏儘量別讓那奴婢再

靠近令郎，或許可解。」

「這是何故？」梁柳氏徹底糊塗了，怎麼又說那死丫頭能擋煞，又說別讓她近身？

「那奴婢擋去的煞氣原該在令郎頭上，如今生生被旁人接下，一時還沒有恢復真氣，待過些時日它遇了機會，定要尋原主再催發作亂的，所以權宜之下，將那奴婢遠遠地置在別處，勿讓大凶之氣探本溯源，待過了今歲，逢年過節燒香念佛消磨掉災祟，自然萬事大吉。」

梁柳氏这回聽懂了，那丫頭如今替茂哥兒背著煞氣，不能讓煞氣再找到茂哥兒頭上。

「多謝老神仙活命，我回去就將那奴婢放得遠遠的。」說著，從袖袋裏摸出些銅錢，從桌上推了過去。

那瞎子也沒嫌錢少，收了籤筒，擎著卦幡施施然走了。

梁柳氏見他不圖財，信了七八成。

梁芸坐在一旁撇撇嘴，暗忖這瞎子胡言亂語，定是個騙子。

梁茂聽不真切，只低著頭擺弄手裏的九連環。

梁柳氏凝神靜思，有些為難，不知該把襄桐安置去哪處。她的身契還有將近七年，若是白白發還她，未免太虧。

還沒定下章程，遠遠地就見個熟悉的身影朝著這處走來，正是襄桐。

想著方才打卦的那番話，梁柳氏趕忙起身朝梁芸吩咐，「妳帶著茂哥兒先去棚子後頭避避，我喚妳再出來。」然後起身迎上去阻隔。

襄桐不知道方才的插曲，臉上還帶著喜意，「夫人，顧神醫肯給少爺看診了，讓咱們過了晌午就去。」她說完，朝梁柳氏身邊看了看，不免納罕，「怎麼沒見小姐和少爺？」

梁柳氏聽聞顧神醫今日肯為梁茂瞧病，對方才卜問的結果更加篤信，這會兒別說讓襄桐和茂哥兒碰面，就是提都不想讓她提起。

「桐丫頭，我突地想起，出門前我屋裏的炭盆似是沒熄，妳趕緊替我回去看看，可別走了水。今夜就宿在家裏，不用再出門了。」

襄桐按著梁柳氏的吩咐踏上了歸途，心下隱隱不安。

出門前，梁柳氏屋裏的炭盆是她親手熄的，又用泥灰封個嚴實，連個火星子都興不起，斷不會出現走水的情形。

梁柳氏當眾扯謊，顯然是想故意支開她，可是為什麼呢？這很沒道理。

梁家如今沒有成年男丁，以往出門均要襄桐鞍前馬後地忙碌，伺候照應著梁柳氏並她一雙兒女的吃喝拉撒，出門在外期間，襄桐的作用幾乎不可或缺。

更何況今日去芝齡堂求顧郎中義診的事也是襄桐從中斡旋談成的，梁茂眼下還沒見著郎中，襄桐覺得奇怪，怎麼突然就把她攆回梁家了呢？

本想等著晚間梁家人回來再想辦法問個清楚，或是旁敲側擊詢問梁芸，可惜梁家人當晚並沒有歸家。

襄桐不確定梁柳氏背著她搞了什麼名堂，當晚和衣宿在西屋，且睡得十分警覺，很怕夜裏有什麼不測。

可次日一早，她發現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，越發理不出頭緒。

直至近午時，終於有人登門，也掀開了梁家人徹夜未歸緣由的冰山一角。

襄桐先是聽見叫門聲，隨後到門前隔著門縫悄悄打量，發現門外站著的赫然是昨日在芝齡堂被留下照顧沈庭的青年，似乎喚做二牛。

「樊大姐兒在家嗎？我是替妳家梁夫人來傳話的。」

襄桐是姓樊沒錯，按說也只有梁家人知道。

襄桐不是十分放心，回了句，「就來。」反手卻從門邊抄起一把劈柴用的斧頭。

胡二牛似乎沒有什麼耐心，只隔著門說話，「妳無須開門了，我傳過話便走。」

他言簡意賅，「妳家夫人託我告訴妳，天黑前去杭州城的芝齡堂尋她，要是去晚了沒見著她人，就留在芝齡堂照顧沈夫人娘兒倆。」

襄桐一頭霧水，「請問沈夫人是哪個？你又是如何識得我家夫人的？」

胡二牛極不耐煩，「妳去了芝齡堂一問就知，話帶到了，我還得回霍山村接人，不同妳多講了。」說完，轉身朝著巷口去。

襄桐放下斧頭，思量起來。

既然如此，就去芝齡堂瞧瞧吧，管是什麼，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就是。

當然，襄桐還不知道，所謂沈夫人，就是沈庭他娘。

而她現在，已經被梁柳氏典賣給沈家人了。

第三章 典給沈家當媳婦

兩個多時辰前，杭州城石板巷。

梁柳氏帶著一雙兒女從昨夜投宿的邸店裏出來，三人匆匆在街邊的食攤用了份澄沙圓子做朝食，隨後就直奔三間鋪面之隔的芝齡堂。

顧郎中昨日午後親自給梁茂診了脈，又細細問過既往服用過的藥方，當場確認這病症不是什麼難解之題。

因沈庭傷重留在醫館救治，顧郎中實在分不開神，這才把梁茂的診療推後，且答應往後每日辰時，趁著醫館開門前替梁茂施針通脈。

早間人的精氣神最盛，看診定是事半功倍，梁柳氏得了如此便宜無有不應的。

她自得知梁茂復原有望，高興得半宿沒睡，這一早就登門相候。

來開門的是顧郎中的藥僮，喚作當歸，因一早就被人吵醒，臉色不是太好看。

梁柳氏為人雖小氣，但在外也會使錢周旋，拿了串銅錢遞過去，不承想當歸拒而不收，倒讓人高看一眼。

梁家人來得早，顧郎中還在吃朝食，當歸就把人領到了供病患細診的內堂。

進屋時，內堂裏還有旁人在，一個臉色慘白面容俊秀的少年闔眼平躺在醫榻上，一個身形瘦弱面黃肌瘦的中年婦人束著手立在榻前，還有一個穿了身杭綢書生長袍的壯年文士提了包袱站在婦人對面。

文士背著門，正和那婦人推讓著什麼，「沈夫人無須客氣，這三十兩銀雖不值什麼，卻是我家主人的一點心意，權做令郎受傷診治的撫恤，還請您收下。」

「使不得，使不得，我兒的診金有人付過了，不敢再要……」婦人一身村婦打扮，局促不安地擺手。

「沈夫人收著吧，在這杭州城裏，求醫問藥貴著呢，您就算不為自己打算，總要想想令郎……況且二郎的傷本就是為了護主才受的，這銀子也是受之無愧，您不必有顧慮。」

「咳咳。」當歸看著兩邊拉鋸忒不像話，故意咳嗽兩聲示意有旁人在。那文士見狀，索性把銀子置於醫榻上，拱手作別，「楚某還有些旁的差事，不便久留，待過些時日再來探望二郎，沈夫人保重。」說完竟抬腿走了。沈趙氏一向是個沒主意的，等反應過來，拿上銀子追去，那人已沒了行跡。「唉。」她歎了口氣，恰看見梁柳氏帶著一雙兒女在內堂另一頭落坐，而當歸已經回後院伺候顧郎中起居去了。

她本就木訥寡言，梁柳氏又自持身分，兩邊人只默契地點點頭示好，都沒再多言。沈趙氏忍著腰疼，開始給昏睡著的沈庭餵藥，可惜餵進去的少，淌出來的多。想著顧郎中說這傷重得很，能不能保住他的性命只能聽天由命，她只覺眼眶發熱，但礙著外人在，也不敢大哭。

又過了片刻，一個二十出頭的年輕後生掀簾進了屋，「沈嬸子，楚先生他回去了？」

「嗯，回了。」沈趙氏看看手邊的包袱，心裏十分不安，忍不住向胡二牛詢問，「二牛侄兒，那位楚先生是什麼人啊？他留下三十兩銀，我心裏怪沒底。」

「嬸子別怕，那是咱們主家給的恤銀，給您家二郎醫傷用的，不會有問題的。」胡二牛怕她繼續想東想西，轉了話題，「我瞧您這腰似不大好，要不要緊？」

「勞你掛念，都是我昨日來時著急跌了一下，敷過些藥草，已好多了。只是家裏三郎還病著，大郎又不在家，我離家一日，把三郎託給隔壁他崔大娘照顧，也不知好了沒有，心裏真有些放不下。」

「那，要不我回村替您看一眼？」胡二牛家也在霍山村，和沈家一個村頭一個村尾住著。如今沈家人來了，按理說他也該復工了。

沈趙氏猶豫了一下，「已耽擱了你大半日，要不你先去外頭替我尋個幫工來吧，銀子我來付。二郎、三郎都離不得人，我一個也拆不成兩個使。」

沈家家貧，又有個讀書的長子，頗耗費銀錢，擱在方才，沈趙氏定捨不得花錢雇人，但此刻有了楚先生送來的銀子，加上她又碰巧扭傷了腰，也就有些意動。

「成，那我這就去尋個牙子來，到時由您挑人。」

梁柳氏起初並不願和個無知的鄉下村婦寒暄，她自己雖也是農戶出身，但自小沒吃過苦，當初嫁得也好，哪怕死了丈夫，尚且有他生前攢下的八十畝良田活命。而兒子梁茂未病前也有讀書的天分，是以梁柳氏早就把自己當做上戶娘子，不然也不會還養著個奴婢在家驅使。

只是方才，她聽見沈趙氏有意雇人，心思便活泛起來。

她昨日聽了相士的話，正愁不知往哪裏安排桐丫頭的去處，碰到沈家人的境遇，可不是巧了？

「聽這位娘子口音，彷彿是瓊州人氏吧？」梁柳氏在胡二牛出去後率先向沈趙氏搭訕。

沈趙氏見說話的婦人笑意盈盈，自己也強掛上笑，「正是呢，莫不是妳也是瓊州人？」

梁柳氏起身走近了些，「我親姨母當初嫁到了瓊州萬安村，我幼時時常去她家拜望，所以方才聽妳說話親切得很呢。」

「這可是巧了，我娘家兄弟如今還住在萬安村呢，就住在村東頭，問一句里正趙家，沒有不知的。」

梁柳氏沒想到套交情套得這般順利，笑意更盛了幾分，「原來是趙家姊姊，我娘家姓柳，若不嫌棄，叫我一聲柳妹妹也使得。」

沈趙氏見對方和氣，雖穿著樸素，但裝扮細緻，哪裏敢得罪，只客客氣氣喊了人。梁柳氏便乘勝追擊，繼續套她的話，「我這人慣常多事，想著既碰上了便是緣分，容我多問上一句，妳家哥兒這是怎麼了？看著怪嚇人的。」

沈趙氏哪禁得住人問，眼眶裏好不容易憋著的水光瞬間泄了洪，「都怪我狠心，當初為了給我家大郎湊赴考的盤纏，竟糊塗地許了二郎去給人做武院。昨日二郎護送他主家夫人歸寧去冀州，不想在雙駝嶺遇了山匪，直被人給傷了半條命去。可憐二郎他自小吃苦，連十七歲的壽歲都還沒過就遭了這般大罪，還不知能不能闖過去……」

梁柳氏半是假意半是唏噓，「天可憐見的，這般好的孩子怎麼就被歹人給害了呢？妳別傷心，老天長眼，自不會收了好人去，待顧神醫幾服藥下去，令郎他不日定然會痊癒的。」

這話是好話，沈趙氏卻沒有感覺好受些，「我家二郎這傷不好養呢，顧神醫說，這七八日都是要緊關頭，萬不能離了人照顧。可是我家三郎他也病著，如今還在鄰居家炕上躺著，我這心似在水火裏煎熬一樣……都是我身上掉下的肉，哪頭都撇不下。」

梁柳氏眼珠子轉了轉，「依我看，趙姊姊應儘早尋個得力的幫手，不然熬垮了自個兒，一家子都要塌了。」

「我何嘗不知呢，這不，求了二牛侄兒出門替我尋牙子雇人去了。」

梁柳氏搖搖頭，「這杭州城裏的幫工哪靠得住，還不都是些好吃懶做需索無度的，回頭做了半日工跑了，妳還要再付過中人錢，這事兒我見得多了。」

「這……不至於吧？」

梁柳氏見話鋪墊得差不多了，不再深說。

恰趕上當歸進門來喚人，「梁夫人，我師傅讓梁少爺去後院用針。」

梁柳氏趕緊辭了沈趙氏，拉著梁茂起身，一家三口急匆匆往後頭去了。

「鄙姓張，旁人多稱我一聲張婆子，敢問是這位娘子想雇人？」一身灰撲撲打扮的老嫗站在胡二牛身側，臉上堆著笑問道。

沈趙氏雖然沒見過世面，倒還不至於人理不通，十分客套地稱上一聲張嬤嬤，「我家二郎受了重傷，三郎在鄉間也需人照顧，我一個人顧不過來，這才想要雇個穩

妥的人來幫忙，不知妳可有合適的人選介紹？」

張牙婆瞥了眼還在醫榻上躺著的沈庭，見他出氣多進氣少，心下有數，故意先端了端，「我經年做這行當，地面人頭自是熟絡，不過推薦人前，先要看您想用個什麼樣的？再有，是打算用工多久？每日管不管食宿、配不配衣裳、給不給打賞？是要簽了死契還是活契？」

沈趙氏哪經歷過這些，「這……」

胡二牛見她被牙婆震住不敢答話，只得越俎代庖，「我孀子是想找個短工，人選不拘男女，最好伺候過傷患。吃的、住的、穿的暫時管不得，至於打賞，要看我這兄弟被照料恢復得如何另說。」

「正是這個理呢，若我兒康復得好，定有重謝。」沈趙氏趕忙保證。

那牙婆聽是短工，主人家似乎也不闊綽，不像有賺頭，已有些意興闌珊，「這樣的人可不好尋，正月裏出來做工的本就少，妳家用人時日短又不管嚼用，成日裏伺候病患湯藥還要帶著藥腥氣回家去，犯忌諱得很。照我看，這活計每日不出三五百的銅錢，難有人願來。」

沈趙氏被這數字驚了一跳，「一日三、五百文錢？竟要這麼多。」

再一細算，若是二郎臥床十日，只工錢一項就要花費三五兩銀。

想她一家四口，統共只靠著二十畝旱田過活，一年出息不過幾十石米，繳了稅，再去了口糧和種糧，賣的錢每歲餘下不過十幾兩上下，再去了大郎的束脩，更是所剩無幾，三五兩銀子正值上全家人一季的花銷。

沈趙氏早知道杭州城裏柴米貴如金，卻想不到是這般程度。

可若是不雇人的話，她實在吃不消，要是她也累倒了，兩個兒子就更沒人顧了。橫豎就這十天半月，沈趙氏咬了咬牙，「就照張嬤嬤妳說的價格來，煩勞妳快些，我是急用。」

張牙婆不甚上心，敷衍著應她，「那我就幫夫人尋摸著，回頭若有了合意的人選，到哪處給您相看？又在哪處上工？」

沈趙氏再次語塞，顧郎中這裏是給病患細診急救的地方，最遲明日她就得帶二郎把地方騰出來，「我不是城裏人，眼下還未尋著落腳的地方，要不，嬤嬤先幫我尋摸著……」

張牙婆耐心終於耗盡，「就沒見過妳這樣的主家，連個下榻處都沒有，讓人頂著天踩著地做工嗎？我看妳就是戲耍人玩呢。今日算我倒楣，就當白磨破了鞋底。」說完氣哼哼甩袖出去。

胡二牛見狀不由臊了臊，「要不，我再幫您尋旁的牙子來？」

沈趙氏知道很麻煩胡二牛，可也沒有旁的辦法，「那就有勞二牛侄兒了，待二郎醒了定要好好謝你。」

又一刻鐘後，胡二牛帶回來個男牙郎，年紀三十許，比方才那張牙婆看上去幹練穩重許多。

「這位夫人有禮，某姓郭，在這杭州城做牙郎多年，不知您想雇個什麼樣的人？」這次沈趙氏有了前頭的經歷，已經稍稍能應對得上，「榻上躺著的是我家二郎，

因受了重傷，急尋個人照料。我此間地頭不熟，也供不得食宿，還請郭牙郎幫我想辦法，尋個合意人來。」

郭牙郎打量了沈庭一眼，又不動聲色瞧了瞧沈趙氏的衣著，已經對其家境有了判斷，「請恕郭某直言，夫人眼下應先尋個落腳處，等安頓下傷者再到義莊尋個幫閑或可行，只是義莊人口雜亂，偷兒乞兒居多，細細尋摸，或有勉強可用之人。」

「城內再尋不著人嗎？」胡二牛代沈趙氏問了出來。

「或許會有，但春忙在即，妳家這活計也不長遠牢靠，就算有人應工，只怕也要獅子大開口，且難保盡心力。」

沈趙氏見一個兩個都如是說，心下黯然。

梁柳氏從後院出來，隔著簾子就聽見內堂裏有人哭，她眼珠子一轉便猜得八九分，索性讓梁芸帶著梁茂先回邸店，自個兒反去尋沈趙氏說話。

「趙姊姊，妳這是怎麼了？」

沈趙氏發覺有人來，趕忙用衣襟抹了把臉，「被風迷了眼了……柳妹妹這是診好了？」

「是呢，剛剛顧神醫給我家茂哥兒施了針，說是再有三回，定能初見成效。」

「那便恭喜了。」沈趙氏興致缺缺，勉強客套。

梁柳氏試探地問她，「走之前聽趙姊姊說要請人，可得著了？」

「唉，找了兩個牙子，都說人不好尋，看來只得我這把老骨頭硬撐吧。」

梁柳氏心下大喜，面上卻偽做關切，「這如何使得？妳若有個閃失，不是讓孩子們跟著誅心嗎？」

「可是也沒有旁的法子了，如今已開春，不管是村裏還是坊間，家家戶戶都要忙亂起來，哪個能顧我的死活？」

梁柳氏拉起她的手假意勸道，「趙姊姊是有兒孫福的，千萬別想岔了，妳若不嫌棄，我倒是能幫得上一二。」

「柳妹妹若能救急，我結草銜環報妳大恩。」

梁柳氏抿嘴一笑，「趙姊姊言重了。說來也是我的為難事，恰趕上了。」

「柳妹妹這話說的是？」

「趙姊姊應是看出來了，我是個孤寡苦命人，我那短命的丈夫撒手而去已有兩年多，而我可憐的茂哥兒又害了病，這一年來我四處奔走求醫，屢屢失財碰壁……就好比這次，我兒得顧神醫診治，雖免了診金，但藥資卻也不菲，我想著度日如此艱難，只得忍痛把家中奴婢裁了，也省些用度……」

沈趙氏本就是個寡婦，獨自拉扯三個孩子，吃過的苦楚多似水裏的蜉蝣，頓覺感同身受，「看不出柳妹妹竟也如此不易，還萬萬要保重自己啊。」

「唉，都是兒女債，我若不要強些，他們又怎麼活？」梁柳氏見沈趙氏面上動容，趕緊進入正題，「趙姊姊妳更是如此，萬事以自己的身體為緊要，不能一味逞強。方才在裏院的時候我就琢磨，既然趙姊姊要雇人，我要遣人，何不兩急湊成一好？」

但又怕初回見面，冒失提了太過唐突……」

「柳妹妹是說，願意將家中的奴婢讓給我？不知道妳家裏這奴婢工錢如何算？」
沈趙氏聽說有人可用，也顧不上客套。

「我這奴婢自乾明九年和我家立契，自賣為僕十年，到今日不過三歲有餘，每月月例只六十文，每季再管一套衣裳便得。」

沈趙氏聽說是簽了長契的，有些為難，「還有那麼長的契期，可我只想雇個十天半月……」

「趙姊姊，恕我直言，令郎這傷，日後即使脫了險，也須好好將養些時日，妳若按短工尋人，只怕工錢不菲，且也換不來人家實心實意照拂。有了長契在身，也好拿捏不是？」

「那這契銀……」

「我與趙姊姊有緣，定不會坐地起價，就按著每年一兩銀便可。」

沈趙氏一算，總共要約莫七兩銀子，且還沒算月錢和吃穿，漸生退意，「我、我再想想。」

梁柳氏看她面色，知道她多半是捨不得銀錢，又讓了一步，「或還有一法，我這奴婢只典給妳些時日，也按著年一兩銀，兩年起租，趙姊姊意下如何？」

「容我再想想……」沈趙氏卻沒咬鉤。

梁柳氏心下著急，再有七八日茂哥兒的耳疾就要好了，到時候要怎麼防了那丫頭攪災？

「趙姊姊，我說句不當說的，妳家哥兒看著可不大好，他還未成家吧？咱們大頌有律令，未婚配之人不得立嗣，要是真有個三長兩短，連個捧斗的人都無，到了底下也沒法寄生。妳這做娘的就不想趁著正當時，給他討個媳婦？或許還能沖一沖……」

再次站到芝齡堂的門口，天色已近黃昏。

襄桐隔著門板就看見仍在堂內給人問診的顧郎中，以及在櫃前給人抓藥的當歸。

「請問小哥，這兩日來貴地看耳疾的梁家人可還在？」

當歸拿眼覷了覷，「原來是妳啊。」說著朝東邊努努嘴，「出門往左七丈遠，有處叫潘家邸店的，妳去那尋吧。」

襄桐道了謝，走出幾步後想起來什麼又返身回來，「再勞煩問一句，這處有位沈夫人嗎？」

當歸朝內堂比了比，「妳說的是那日託妳看顧的沈二郎她娘吧？他們娘兒倆暫在內堂住著呢。」

襄桐若有所思，卻不再多問，又道了回謝，先往邸店去尋人。

梁柳氏似是早料到襄桐會來，見店裏夥計把人領來，在門口立定，也不讓她進屋，直接站在院子說話。

「怎麼蹭到這個時辰才來？」顧指氣使久了，梁柳氏態度慣無收斂。

「沒遇上往杭州販貨的車馬，我是徒步走來的，勞夫人久等。」襄桐始終客客氣氣的。

梁柳氏怕驚動屋裏人，懶得再立威，索性把話說開，「既然來了，就往芝齡堂尋沈夫人去吧，她典了妳兩年，往後好好伺候。」

襄桐想了一路，其實隱約有了猜測，但這會兒坐實，反而有些不能相信，「夫人是說，已將我轉賣到別家？」

「不是賣，是典。」梁柳氏何嘗不想一次賣個徹底，奈何沈家捨不得銀子，只能典出去兩年。

「典了我去沈家，也是做奴婢？」襄桐目放寒光質問。

梁柳氏不由得心虛，卻不想被壓住氣勢，「怎地？妳賣到我家十年，我難道發落不得妳？」

「沈家典我去，也是做奴婢？」襄桐鮮有咄咄逼人的再次追問。

梁柳氏惡向膽邊生，「讓妳做什麼就做什麼？妳既賣了自己，哪來的臉和主家爭執？實話告訴妳，沈夫人護子心切，欲聘妳給她家二郎沖喜，妳有這時間和我急赤白臉，還不如早些尋了妳新主家扯紅布去。」

襄桐聽完，心裏的疑問有了答案，反而冷靜許多，「我也不問夫人因何典賣我，只問沈家買我，銀錢花了多少？」

「一年一兩銀，兩年計二兩，我可沒賺昧心錢。」

襄桐頓覺好笑，「二兩銀，夫人便賣了我？我竟不知梁家落魄到這個地步了……也罷，既如此，待我回鎮上取了細軟就去沈家。」

「我想這就不必了，妳樊家還欠著我一兩銀子沒還乾淨，總抵得上妳那兩身舊衣了。」

襄桐見梁柳氏如此做絕，心裏愈加明白，梁柳氏擺明是要剪除了自己，絲毫不給餘地。

要知道，梁家再不濟也不缺二兩銀子的典身錢，真到了那地步，也不會只賣這些，瓦舍勾欄裏給的價格還翻倍呢。

這麼一想，她連爭辯都懶得說了，「夫人既想好了，我自是不會賴在梁家不走。想來您也不願意我再去攪擾小姐和少爺，那便請夫人領我認人去吧。」

梁柳氏見她答應得痛快，心裏的石頭落了地，「算妳識相。」

沈趙氏勞碌了大半輩子，除了丈夫剛死那會兒，沒經過什麼大事，她手裏這三十兩銀，更是過手的最大數目。

這錢是沈庭拿命換來的，她捨不得揮霍，眼下正為著花耗二兩銀子給他典妻的事煎熬。

彼時聽梁柳氏把她家那位奴婢誇得千般萬般好，彷彿天上有地上無的人物，她頭腦一熱應了，還當場付清了典身錢，後又立了文契，這會兒靜下來，心裏越發打鼓。

她一會兒擔心兒子短命消受不了花錢典來沖喜的娘子，一會兒又疑心梁柳氏紅口白牙說瞎話，薦來個壞心腸的來添亂，再加上沈庭至今還沒有醒轉的跡象，她愈加心慌，不覺發起了熱症。

當歸替她煎了服草藥來，又暗示她醫館的內堂不能久居。

沈趙氏愁得不知何解時，梁柳氏領著人進了門。

「讓趙姊姊久候了，我把家裏的奴婢領來了，今兒個就交割給妳使喚，也好及早替妳分擔。」她轉身看向襄桐，「這位是沈夫人，往後就是妳主家，還不叫人？」襄桐得了授意，也沒駁梁柳氏的面子，果然規規矩矩問好，「沈夫人安好，我家裏姓樊，名叫襄桐，您喚我桐丫頭或樊丫頭都可。」

沈趙氏原本憂心梁柳氏的人品，待細眼一瞧眼前的奴婢，把心攔回了肚裏。眼前這孩子長得十分水靈，眉眼精緻又不會顯得妖氣，一看就是個忠厚良善的，再看了她的手和腳，手上滿是細繭子，沒有纏足，是慣做家事的貧戶孩子。

「好，好，真好。」沈趙氏口拙，從前也沒使過下人，除了這一個好字，也不知怎麼讚。

梁柳氏看她那副樣子，在心裏嗤了一聲，又瞧瞧外頭天色，不想再浪費時間，「趙姊姊瞧我這奴婢可用得？」

「果然如柳妹妹說的，是個千好萬好的，得虧聽了你的話，我家庭哥兒是撞大運了。」

沈庭要是沒受傷，說門這樣的親或許有些屈就，但眼下不能按常理論，一隻腳邁進鬼門關的人，有人肯嫁就不易了。

梁柳氏見事情沒有反覆，掩唇笑了，「趙姊姊既覺得人還滿意，那我也不多耽擱妳教導她了，我的孩子還在邸店等著，就改日再敘了。」

「好好，妳忙妳的，不用理會我們。」

梁柳氏見沈趙氏把襄桐當個寶似的，又犯了彘扭，臨走不忘朝著襄桐敲打兩句，「沈夫人雖只典了妳兩年，那也是妳正經主子，妳若敢欺她心善，兩年後歸了我梁家門，我給妳好看。」

襄桐知她是正話反說，提醒她只是借出去的玩意兒，心裏一陣噁心，卻不當著沈趙氏露出半分，「梁夫人說的是，自今日起，我自然要盡心侍奉我家夫人，請您把心放肚裏去。」

見襄桐改口這麼快，原本得意的梁柳氏頓覺一噎，不過馬上重整了笑，辭了沈趙氏，這次真走了。

「夫人，有什麼活計儘管吩咐我，往常在梁家，劈柴煮飯、提水漿洗我一個人都能做。」

沈趙氏越聽越滿意，直拉了襄桐的手，「好孩子，我是個鄉下婆子，沒什麼見識，今日討了妳來也是委屈了妳。我沈家雖貧，但也是為善的人家，往後成了一家人，都是互相照拂，萬不會將妳當做下人看。」

襄桐搖搖頭，「夫人這話太抬舉我了，我自三年前賣到梁家，做的就是奴婢，不敢忘了本分。」

沈趙氏聽她話頭不對，把眉頭一皺，「柳家妹妹沒同妳講明來我家是做什麼的嗎？」

襄桐咬了咬唇，「我知道夫人是為了您家二少爺才典了我來，我既來了沈家，這兩年一定會盡心照顧侍奉您和家裏人，只是典同租借，終歸不是人倫常理，這事不如等二少爺醒了再細細商量，也免得日後二少爺大安，因這權宜之計埋沒了他人才。」

沈趙氏本就不經勸，聽襄桐說得又很在理，一想到沈庭醒後多半要埋怨她自作主張，立時有些動搖，「那這些日子，妳便先替我照顧二郎吧，後面的事等他醒轉再說。」

襄桐雖是頭回見沈趙氏，已看出她是個多優柔、少決斷的性子，再看病榻上的沈庭，比前一日看起來萎靡頹敗許多，摸著良心多管起了閒事，「夫人，我看這醫館不是久居之地，不若我們先尋個落腳的地方吧。」

第四章 幫忙賃房子

杭州城裏百姓雲集、居大不易，就拿梁家人投宿的潘家邸店來說，只一間逼仄朝北的普通下房，每日就要一百二十文的房錢，且還要另算熱水和餐食。

沈趙氏一輩子儉省，光是聽到這個數目就直咋舌，而且即使她捨得花錢，尋常店家也大都都不願收個瀕死的傷患入住，怕人沒在門裏，添了晦氣反耽誤生意。

如此一來，想要尋個踏實住處，就只剩下賃屋一途。

沈趙氏一貫是聽大郎、二郎的話度日，如今大郎去赴考，沈庭又昏迷著，她冷不防失了主心骨，半分也擔不起來。

襄桐新來沈家，本不想強出頭，但見管家的主婦萬事拎不起，萬般無奈下，只得省去伏低做小那一套，為了往後的日子熬心力。

襄桐在杭州城只待過一年，對當地算不得熟，這會兒不敢托大，直接去隔壁米鋪尋了李炳，央他推薦個穩妥的房店經紀來，恰好他沒出五服的族兄李烱就是做這行當。

襄桐為防樊家人操心，也沒同李炳細說被典賣到沈家的細情，只說是梁家手頭緊才用她換了錢。

李炳性子直，竟也信了。

「沈夫人、樊大姐兒。」李烱四十上下，就住在左近，沒吃完哺食就被李炳拉來了。

「李家大哥有禮，這麼晚還勞煩您跑一趟，實是對不住。」按歲數，襄桐足足小了兩輪，但從李炳那頭論，就是平輩人。

「不礙事，聽說妳們想在附近找個落腳的地方，且希望明日就搬？」

「正是呢，我家夫人從霍山村來，家裏二少爺受了傷，不好往返折騰，為著複診方便，想就近找個住處，還請您多費心。」

沈趙氏見襄桐說話妥當，且來的是她的遠親，索性只在一旁陪著笑，很怕說多錯多跟著添亂。

李烱見榻上躺著的沈庭，估摸著沈家也不會是什麼殷實人家，先探她口風，「附

近的空房院倒是有，卻不知沈夫人想要賃個什麼樣的？」

沈趙氏看問到她頭上，只直說：「不怕您笑話，我這小門小戶，又是頭一遭進城住，只想租個便宜些的，小一些也無妨。」

「那是要帶了院子獨門獨戶的，還是分了門的大雜院？」

沈趙氏看向襄桐，襄桐知她不懂其中差別，代她作答，「家裏有病患，這些時日難免要熬些藥湯，最好是能生火炊煮的地方。」

李烱想了想答道：「那就得帶院子了，那些大雜院多是十幾戶共用一個灶眼，尋常住戶都是叫了外頭的吃喝，與妳家不大適宜。」

沈趙氏一聽這話，有些擔心，「帶院子的住處應是也貴一些吧？」

「這個自然，不過沈夫人不必過於憂慮，咱們杭州城中有官營的公房，專用於救助有難處的百姓，有的屋舍不過幾百文就能住上一個月，逢了災年還有減免。當然，這樣的屋舍大都修繕得有限，難免鄙陋。」

「屋舍破舊一些不打緊，有片瓦遮身就成。」沈趙氏趕緊表態。

「既如此，我明日去替妳們問問，若有合適的，當日應就能住進去。」

「那就多謝李家大哥了。」襄桐趕忙致謝。

沈趙氏見他說得輕鬆，心裏反而有些顧慮，「勞您費心，卻不知道這屋子若能租得，如何謝您？」原來是擔心中人錢太高，被狠宰一筆。

李烱擺擺手，「都是親戚間幫忙，休提謝不謝。再說，這房子能不能租成，要看樓店務那裏有沒有空房，我只不過幫妳們問一嘴罷了。」

沈趙氏這才放心，「真是不知如何感激你。」

送走了李烱及李烱，天已經大黑。

當歸聽說沈家人終於打算挪窩，態度好了許多，連捧來的藥都是瀘好的。

「有勞小哥了。」襄桐主動接過藥，端到醫榻前遞給榻邊坐著的沈趙氏。

沈庭雙目緊閉，氣息微弱，牙關也難撬開。

藥湯順著他的下巴往下流，沈趙氏皺著眉擦了擦，又繼續硬餵。

恰這時有人來了。

「沈大娘，我把妳家三郎接來了，就在門口馬車裏，不知該往哪處安置？」

沈趙氏聽了趕緊放下手裏的藥碗，囑咐襄桐一句，「二牛幫我把家裏生病的三郎接來了，我去看看，妳在屋裏替我守一會兒。」說完急急往外頭去迎。

襄桐見人一溜煙出去了，索性端起案頭的藥碗，繼續給沈庭餵起來。

襄桐的娘當初是病死的，那時她也是這麼守著伺候湯藥，看著眼前人的樣子，難免有惻隱之心。

稍稍墊高沈庭的後腦杓，省得一會嗆著了，她又輕捏他鼻翼，讓他微張了嘴，趁著空檔，用勺子一點一點地往下順，總算比先頭強了許多。

等沈趙氏回來，藥已經送進去大半。

「還是妳有法子，我今日餵他喝藥，撒出去的比嚥下去的還多。」沈趙氏也不知是誇是臊，順手遞來個紙包，「這是二牛在路上買的，澄沙餡的包子，有些涼了，妳留著吃。」

襄桐來得急，確實大半天水米沒沾牙，卻沒忘記本分，「夫人吃了不曾？」

「我還有呢，妳吃妳的。」

「唉，那我把藥餵完就吃。」說完又關心一句，「二少爺他可能吃些什麼？」

「先頭的當歸小哥施了碗白粥給我，好歹餵下去多半。」

襄桐點點頭，「那就好。」能吃下東西，傷才能養好。

沈趙氏見襄桐照顧人似有一套，掂量了一番，終於開口，「那個，我那三小子慶哥兒眼下被安置在邸店裏，我想著，今夜咱倆得有一人去邸店，另一人守著庭哥兒……」

擱在以前，襄桐多半會答「聽憑夫人安排」，但沈趙氏是個心裏沒成算的，她不得不凡事多思量思量。

「不知道三少爺他是什麼症狀？眼下好些了沒？」

「前幾日有些發熱，現下倒是沒有大礙了，就是夜裏有些咳嗽，從家裏帶了現成的草藥來。」

襄桐聽著似不是大病，主動請命，「那我便留下照顧三少爺吧，您辛苦一些，在邸店照看三少爺，您看可好？」

「此間夜裏冷，妳一個姑娘家別熬壞了身子，還是我留在這兒吧，妳去邸店。」

襄桐堅持，「方才見夫人走路扶著腰，定是傷著了，今夜有我在，您就先好好將養著，等明日尋到房舍，還須您相看拿主意的。」

沈趙氏說不過襄桐，心裏領情，囑咐她幾句，這才往邸店去。

襄桐守著沈庭，也沒個能倒頭的地方，索性不睡了，時不時替他擦虛汗，或是餵他些水，不覺就到了第二日。

早間襄桐給沈庭擦身餵食送藥時，正逢梁柳氏帶了梁茂與梁芸過來，她與梁柳氏都似不認識一般，半句話沒有。

梁芸欲言又止，梁茂滿眼不可置信，悉數被梁柳氏一個眼色瞪了回去。

日上三竿，沈趙氏才過來，還領著個十歲的小童。

「昨晚睡得太熟，醒來已過了辰時，二郎他這一夜還好吧？」沈趙氏赧然道。

「夫人放心，二少爺還好，夜裏也不曾醒來，倒是您，怎地有些盜汗？」

沈趙氏其實有些不爽利，卻為了兩個兒子強咬牙挺著，「我沒事，年紀大了身子就發虛。」其實她不過四十出頭，還不至虛成那樣。

襄桐看著沈趙氏身側蔫巴巴的小童又問：「這是三少爺吧，可好些了？」

「熱症好得差不多了，就是沒什麼精神。我想著今日就能尋到新住處，索性把客房退了，今日一家子一同搬去。」

沈慶雖在病中，但人小鬼大，見他哥身邊守著的是個年輕女人，拉著娘問道：「娘，這個大姊姊是誰，我怎麼沒見過？她長得比二姨家的表姊還好看。」

沈趙氏張了口，有些語塞，按文契說，襄桐是沈庭典來的夫人，沈慶該叫她一聲二嫂的，但眼下事情又沒定，真有些為難。

襄桐卻搶先開口，「這是三少爺吧，我姓樊，你叫我樊大姊吧。」

李烱已時到芝齡堂，果真帶來了好消息。

「方才去樓店務處替妳們問過了，附近有兩處帶院子的民居可賃，若是急用，今日立了契繳過錢就能住。」

「這可真是天爺長眼，萬幸萬幸。」沈趙氏打從心裏開心。

襄桐忙道：「多謝李家大哥了，不知這兩處房舍都是什麼情形，還勞您細說。若是合適，我們想先上門瞧瞧，也好知道需要提前準備添置些什麼。」

「這個好說，兩處院子離得都不遠，妳們若得空，馬上就可以相看。」

襄桐和沈趙氏對視一眼，沈趙氏立刻表態，「襄桐妳代我看過就成，二郎、三郎離不得我呢。」

襄桐知她是怕露怯出醜，不願拋頭露面，索性沒推辭，「那我就先替夫人去看看，回來和您細說再由您定奪。」

沈趙氏信她是一回事，但掏錢立契的事還得主家親自出面。

李烱於是帶著襄桐先去看房。

樓店務似是和李烱極熟，他本人並不出面跟著，只從鑰匙板上卸下兩把交給李烱全權代勞，又囑咐幾句儘快把鑰匙送還云云。

想也知道，杭州城內官營的房舍有近千間，而樓店場只有九處，要是每處都需人親往督辦，腿都得跑斷。

頭一處供相看的院子就在石板巷內，院子裏的屋子五間，雖有些舊，但勝在離醫館近，且院子裏有口井，不必出門就有水吃。

「這一處的上一家租戶是外鄉來做小本買賣的一家四口人，年前回鄉就退了租，樓店務聽說妳主家的二少爺是被匪患所傷，根據上頭官文能減免一半租錢，這一折算下來，租一個月只需交上四百文錢，不過若是妳們提前退租，這錢也得按了整個月算。」

襄桐邊聽邊打量了一圈，此處有三間正房外加一個灶房、一個庫房，應該是好幾年前修繕過，瓦片看不出有缺漏，就是屋內一應家什皆無，連個坐具都沒有，要是住進來，連根針都得現買，於是向李烱道：「房舍很敞亮，也有灶房，就是要添置的東西多些，我待看了下一處，再讓我家夫人拿主意。」

李烱也不嫌她麻煩，往東南穿過了條小巷就停下，「這處我前幾日帶人看過，比方才那間院子逼仄破敗些，不過價錢更低，每月只要兩百文就得。」

襄桐沒急著表態，先進門考量了一番，確如李烱所言，統共三間屋，其中還包括個棚搭的灶間，院子極小，進門還隱約有股鹹腥味，比方才那處差了一星半點。

再往屋裏去卻有驚喜，裏頭除了尋常傢俱，連被褥鍋鏟都在，且還是九成新，打開灶間櫃子，還存了好些油鹽盛在陶罐子裏。

襄桐不免納罕，「這處院子之前住的是什麼人？」要是正常搬走，不會留下這些過日子的東西。

「妳也瞧出來不對了？不瞞妳說，這院子三個月前被一對萍鄉來的兄弟買下來

住，不想他們竟偷偷販賣私鹽，要不是前幾日天氣回暖，院子裏的鹽腥氣招來戶長後報官，這會兒還不會事發。五日前這對兄弟被下了大獄，沒個十年八載出不來，就連這房子也被罰沒，充做公產。我此前帶人來看房，多是嫌它住過案犯，怕沾染晦氣，不然也不會是這個價錢……」

襄桐明白李烱的暗示，但按著沈趙氏的脾性，多半不會在意。

果然，等襄桐回芝齡堂把兩處院子的細情稟了，沈趙氏毫不猶豫擇了後來那處。

「沒遠幾步，家什也不用另買，我們住不了幾日，將就將就便能過了。」說到底，還是心疼錢。

襄桐也沒有異議，「都依夫人的。」

李烱見沒白折騰一場，也替她們高興，帶著沈趙氏去樓店務那兒把書憑辦好，銀契兩清。

接近晌午，沈家三口外加襄桐總算在當歸和李炳、李烱的襄助下，從芝齡堂挪到了伏虎巷的小院。

「襄桐，多虧妳在，不然我一個鄉下婦人遇上這些事早就慌了手腳。」

「夫人這是說的什麼話，我往後吃的是沈家飯，不為沈家出力又替哪個？」

沈趙氏眼眶發熱，不知誇什麼才好，「妳對沈家好，沈家也忘不了妳的恩，等二郎好了，我讓他千倍百倍的報償。」

襄桐本就不在意這些，只笑著哄她，「那我日後可厚著臉皮受了……夫人，咱們新搬進來，還有些瑣碎活計，我先去歸攏歸攏，您先受累顧著二少爺與三少爺。」搬過來之前，襄桐只收拾出來一間主屋安置沈庭、沈慶，這會兒送走了外人，才能騰開手徹底整理。

畢竟這房舍從前住的是兩個糙漢子，院子裏又堆放過私鹽，襄桐整潔慣了，還真有些受不了，也顧不得天氣涼，直接用窗沿下大水缸裏的清水把地面灑掃了一遍，反正水還有不少，足夠半幾天的用頭。

沈趙氏則趁著這功夫關起屋門，算起帳來。

沈家有個讀書的大郎沈庚，回來存不住錢。

沈庭做武院第三天就提前向主家支了十兩，在年後全拿給沈庚做盤纏，因此沈趙氏這趟出門，把家裏全部的「過河錢」都帶來了，尚不足八百文。

到杭州後，沈庭受傷，得了楚先生送來的三十兩恤銀，算是意外之財。

隨後典來襄桐花費了二兩銀，賃屋用了兩百文，其他又有租車、住邸店、日常餐食的錢，林林總總算下來，總共花費了三兩又十五錢。

這還沒算沈庭看診的錢和吃藥的錢是胡大牛墊付了，而這兩日跟著幫忙的胡二牛、李家兄弟也還來不及答謝……

算到這難免又想到一樁，襄桐的月錢按說該在月頭就付，也沒有兩天了……

沈趙氏瞬間覺得剩下這二十七兩多，也沒有想像中頂用。

折騰了大半日的沈慶躺著蔫蔫地道：「娘，我餓。」

沈趙氏這才想起來，她和沈慶連朝食都還沒用呢。

她找了個瓦罐把錢收好藏在床底下，看了看依舊昏睡中的沈庭，又看看另一邊軟

榻上歪著的沈慶，狀似不滿地嘟囔了一句「就知道吃」，隨後她還是開門去院子裏尋人，「襄桐，旁的活計不急，先放放，妳去尋些果腹的東西，先煮飯來，三郎喊餓呢。」

襄桐聞聲打灶房裏出來，看看天色，把手裏的杓子放回窗下水缸裏，「都怪我忙暈了頭，這就去廚下煮飯。」

其實無論梁家還是沈家每日都是用兩餐飯，按了時辰，晡時還早，襄桐自然不會說穿。

沈趙氏根本不可能有責怪她的意思，「廚下有什麼現成食材嗎？」

「我在灶房門後找到了半甕粳米，還有點紅豆和醃菜，夠吃上幾日，就是新鮮的菜蔬全無，要現買些來。」

沈趙氏想了想從腰帶裏摸出一把錢，大約二十幾文，本要數數的，但又怕襄桐多心，直接都給了她，「咱們出門在外度日不易，妳看著張羅，吃得素淡些就好。」

襄桐本想著生病的人需要進補，但聽沈趙氏這麼說，倒不好當面駁她，只接了錢提了個竹籃子出門去。

沈趙氏看兩個兒子暫時都消停，用不著不錯眼地盯著，索性抽空到灶間轉轉，發現襄桐把灶臺上下都擦洗收拾俐落了，不用她操心什麼，想了想，把院裏南牆下的乾柴枝揀了一把出來，就等著襄桐回來好生火。

閒下半刻，她不禁感歎，這樣勤快妥帖的孩子，若真給二郎做了正頭夫人，其實也使得。